



根据这些与海外来客的“访谈”，他写下了南宋地理名著《诸蕃志》，在这部书的序言中，赵汝适表示：“山海有经，博物有志，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”，“乃询诸贾胡，俾列其国名，道其风土，与夫道里联属、山泽之蓄产。译以华言，删其秽芜，存其事实。”

不了解海外风物，竟成了君子的羞耻。没有开眼看过世界的人，是断说不出这样的豪言来的。当然，他写这部著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则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成文后供其他的市舶司官员学习，以便官员们制定更合理的政策获得更多外贸收益——当时北方战事吃紧，海外贸易是南宋朝廷的重要岁入来源，贡献了大量的GDP。

到了元朝，泉州港还实行优惠的低关税政策，其他港口“蕃舶货物十五抽一”“惟泉州三十取一”。因此元朝时，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。马可·波罗在这里看到“船舶往来如织”“货物堆积如山”，盛赞“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”。

记载显示，与泉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到近百个。据文史专家的说法，现在的舶司库巷就是当年市舶司的仓库，与附近几条巷连成一片，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，可用小船，溯晋江，沿破腹沟、过水关，入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，可见当时市舶司范围之广，规模之巨。

市舶司存续的近400年间，泉州成为繁荣的国际大港。然而，几度花开花落，巨港历经沧桑，到明成化八年，市舶司移到福州，原址逐渐荒废，并渐为民居所占。目前，通过考古调查发掘研究，泉州市舶司遗址位置格局基本保存完整，位于泉州城南郊，范围大致是马坂巷、水沟巷、竹街、水门巷围合的区域。

## 出海远航的少年

走在泉州特色的骑楼商业街，寻找饭后饮品，沿街的茶店商铺中，“壶见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“壶见”，福建，奶茶店仿佛自带福建老板的口音，招揽我们这些外乡人喝上一杯。走进店里，只消再加2块钱，就可以纸杯升级玻璃杯，新奇的营销方式对我们这些上海来的“洋盘”格外奏效，纷纷下单，奶茶中加入特色的石膏花，泉州特色的夜晚让人心满意足。

会做生意，好像是泉州人自古以来的技能，他们总是能找到双方相互需求的那个点，在向未知的海外进发时，这种特质也在他们身上不断显现。直到现在，在当地石湖村仍流传着林銮航海的故事。



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展出的福船模型。

林銮应该是“中国出洋第一人”，清代史学家蔡永蒹在《西山杂志》中写道：林氏自东晋至唐乾符年间，经三百余年均以海上商贸为业。因经商有法，往来信利，世称百万。林銮的曾祖父林智慧，就特别熟悉海上航道，成为隋代开辟夷州（台湾）的成员之一。

到了林銮这一代，走南闯北，开拓航线，首航渤泥（加里曼丹岛），有记载：“试舟到渤泥，往来有利。沿海畚家人俱之往，引来蕃舟。蛮人喜彩绣，武陵多女红，故以香料易彩衣”，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，林銮以丝绸换取香料，取得丰厚利润。

唐代开元八年（公元720年），林銮建造石湖码头，开通泉州至渤泥航线，他的“尝试”不仅成功了，而且带动很多人加入船队，香料由此成为泉州港最大宗的进口商品，石湖码头也因此被称为“林銮渡”。

千年以后的今天，石湖码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繁忙，但在经历过风霜雨打的石板路的缝隙中，在海水的涨潮落潮中，人们仍能从这里感受泉州人起航世界，敢于探索、勇于开拓的海洋精神。

时间拨回14世纪初期，一位20岁的少年汪大渊来到泉州，这位自小便仰慕司马迁而爱好游历世界的元代商人，在泉州开启了他的远航探险。两次远航，历经8年，航程数万里，涉足22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他首次远航的时间，比哥伦布最早的世界之行还要早161年。

后世有学者分析，汪大渊或许还是最早到达澳大利亚大陆的航海家之一。在他的《岛夷志略》中有关于“麻那里”的描述，“麻